

評毛匪澤東最近公布致其妻江青私函

方曙

最近毛共內部的批鬥，似乎集中于「批林整風」運動的推行。雖然這對于林彪還沒有指名批判，但林彪之名，已呼之欲出，聽其聲，如見其人了。今日毛共所指稱的「劉少奇一類的騙子」似是包括陳伯達和林彪的。但批鬥陳伯達，無論在思想理論上，政策路線上，始終不太具體，也不太明顯。原因是陳伯達的政治生命，一直是依附于毛澤東的，他沒有獨特的人格與政治作為。毛澤東未倒而陳伯達先倒，他們的「階級情感」、「革命道義」不能共始終，却多少有點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以外。所以毛共批鬥陳伯達，給予人們的印象，是抓不到癥處，而欲振無力！

至于批鬥林彪，情況是有點異樣了。這是因為林彪的政治背景不同之故。

誰都知道，林彪是一個武夫，在思想理論方面，沒有什麼獨特的見解。有的，也只是拾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牙慧，以應付場面而已。現在毛江集團批鬥林彪的什麼「大節小節」的問題呀，什麼「天才論」呀，如覆按林彪所講所寫的原文，簡直是一些片斷的思想語彙，實在不值得費許多筆墨口舌去批判它，即令批判了，也實在沒有什麼價值和意義。且林彪對上項問題，所以如此提法，如此說法，大部份還是吹捧毛澤東的口吻，實在在字裏行間，看不出他有「反意」，今毛江集團，竟以此為藉口，加罪于林彪，雖然林彪已死，而與他直接間接有關的人物，中上幹部，會心悅臣服嗎？忖度毛江集團盲目批判或奉命批判的執筆人，在良知上或有所譴責，但在政治壓力下是無可奈何的事。其效果何如，則非所計及。然毛澤東老于此道，毛澤東不能說對此視而不見的。所以毛澤東不出馬打擊林彪則已，如要出馬打擊林彪，一定要另闢蹊徑，尋到林彪的「要害」處，出于這一擊。至少這一擊，要使人們，特別是現在各地方還在當權的林系幹部，覺得林彪是犯了錯誤，值得清算鬥爭它才行。

誰都知道，林彪是軍人出身，從到井崗山起，與毛澤東結合，轉戰于大江南北。他對匪黨叛亂奪取政權上說，所建立的汗馬功勞，實不亞于彭德懷，及其他「八大元帥」。且林彪自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以後，彭黃倒台，他接任國防部長，已逐漸取得在人事安排上掌握住一部份浮沉黜陟之權。因而與他有關的人物，總是有較多較好的機會獲得升遷的。「文革」之火點燃以後，林彪的政治野心，更被激動，毛澤東需要奪劉鄩之權，在黨內作過左過火的鬥爭，林彪不僅一味煽風助勢的人，且掌握槍桿子為毛匪的主要支持者。毛澤東要搞地方奪權成立「三結合」的新機構，林彪乘機安排本系人物，進而掌握地方政權，于是林彪的權力膨脹，幾乎與毛澤東相埒。這對於一個獨裁者來說，是最不能忍受的。

今天毛江集團要批鬥林彪，思想理論方面，無可着力處，而政策路線方面，由于林彪做過太多的實際工作，自然有隙可乘，有瑕可批了。毛澤東陰謀詭計多端，是會懂得這一竅門的。

在最近毛江集團集中力量，大搞「批林整風」運動，已在匪黨內掀起高潮，毛澤東居然親自出馬，拋出了一封給他老婆江青的私信，在黨內公開，作為批鬥林彪的「學習材料」。台灣方面，迅速獲得這份私信，已在報刊上披露。從這封一九六六年七月毛匪所發的私信中很容易看出，毛澤東在此時此刻，拋出這樣一封私信，其主要用意，似在下列四點：

(一) 這封私信公開，有意揭發林彪早有造反、政變的蓄謀，以為林彪的主要罪行。

(二) 這封私信公開，在解釋林彪于「文革」期間，大搞學習毛澤東思想，大量發行「毛語錄」把毛澤東「逼上梁山」的。

(三) 這封私信公開，着力開脫江青在「文革」中所犯的罪行，以迴護她今天應有的權力和地位。

(四)這封私信公開，希望能安撫一些在「文革」中被整被鬥的老幹部，以及現在被解放被起用的老幹部。

總之，在「文革」期中，一切過火過左的鬥爭禍水全部倒在死無對證了無反擊的林彪頭上，以卸除毛江夫婦自己的罪責。這是毛匪一貫的故技，明眼人該應看得十分清楚的。

現在不妨回過頭來，分析毛匪這封私信的主要內涵，予以深入的批判，或有助於了解毛匪今日之詭謀。

第一，關於政變問題，毛匪在原信上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爲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是非跳出來不可的。我朋友的那篇講話，中央催着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想法，我是深感不安的。」

信上所說的「朋友」，應該就是林彪，因爲只有林彪曾講過「政變」問題。

毛匪天下大亂與大治的說法，是有事實的，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已經開始大搞「文革」而使「天下大亂」，此時毛匪可說已有一個心理基礎了。

至于講政變問題，林彪可能有二種不同心理存在，一是搞「文革」造劉鄧之反，奪劉鄧之權，自是一種「政權」。二是，在必要時，乘機也造毛澤東之反，奪毛澤東之權，當然也是一種「政變」。所以他講「政變」問題，主要是使一般幹部有個心理準備。倘使覆按林彪當時所講原文，似乎是屬於前者成份較多，爲毛澤東奪權打前鋒打掩護的。他說：「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有了政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就有了一切；沒有政權，就喪失一切」。「政權就是鎮壓之權」，「對社會上的反對派，混進黨內的剝削階級，都要鎮壓，有的殺頭，有的關起來，有的管制勞動，有的開除黨籍，有的撤職」。這些話，與毛匪平時的言論意旨，並沒有多大悖難的；不過，林彪又說：「政變，現在成爲一種風氣」，「世界上政變的事，遠的不說，一九六〇年以來，據不完全的統計，僅在亞非拉地區的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中，先後發生六十一大政變，搞成了的五十六次，把首腦人物殺掉的八次，留着當傀儡的七次，廢黜的十一次」；「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

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林彪這一段話，處處有點殺氣，毛澤東「深感不安」可能在此！

在古今中外歷史上，任何一個獨裁者，對「政變」是極敏感的，而林彪却喜歡談「政變」，「政變」未成，却也把自己的生命殉葬了。并且爲毛江集團所譏笑。本年九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批判林彪的「政變論」說：「劉少奇一類騙子，花了那麼大的精力專門研究政變」，不但沒有從中「吸取教訓而變得收斂些」，反而「硬是要迫不及待的跳出來較量一番」，其結果「只落得個折戟沉沙，死無葬身之地的可恥下場」。

「人民日報」的執筆人，可能是根據毛匪的私信原意，加以發揮，但他一定也看出毛澤東對「政變」一詞，是害怕得要命的。毛澤東絕不願意林彪多提「政變」問題，製造一種氣氛，對獨裁者也是不利的，特別是在這個大亂開始的時候。

第二，關於「毛語錄」「毛思想」的問題。毛匪在原信上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會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讓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這就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吧！」「我會舉了漢朝人李固寫信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曉曉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陽春白雪，和者益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其實指我！」「今年四月的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的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麼法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是講得很兇，簡直吹到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

「我猜他們的本意，爲了打鬼，借助鎮壇；我在廿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鎮壇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斯、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

「我看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要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這一點不知道和你講過多少次了」。

這幾段文字，毛匪完全爲了推卸自己的責任，開脫江青的罪過所表白的東西。他指出「大學毛澤東思想」，大量印製「毛語錄」，似乎是林彪一手搞起來，他并不同意，他被「逼上梁山」，這話是可信的嗎？其實，搞「毛

澤東思想」始于劉小奇，并不始于林彪。而且歷有年所，如果毛澤東真的知道「盛名之下，難以爲副」的道理，爲何不制止于事先，而徒感嘆于事後。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以後，劉少奇把「毛澤東思想」已經被捧得幾乎入于巔峯狀態了，使毛澤東粉身碎骨而有餘，毛澤東却飄飄然了。「八大」以後，由于搞「三面紅旗」失敗，「毛澤東思想」一度跌入低潮，但也并未取銷，報刊上還是有吠影吠聲的東西出現。「文革」期中，當然又被林彪瞎吹瞎捧，一時「毛澤東思想」「神乎其神」了。毛澤東雖有「自知之明」，知道「這幾本小書」咀嚼馬列主義的餘餘的產物，實在沒有什麼「神通」，但也并未公開「懺悔」過？否定過？

至于「毛語錄」的大量印行，據說已超過五億冊，簡直成爲大陸人民的災禍，在「文革」期間，自林彪、周恩來、江青以下，是「人手一冊」，而且必須「高舉」「亮相」作爲「革命派」的標誌。一時也成爲「打鬼的符咒」「鬥爭的紅寶書」。這情況，不僅稍有理性的人，感到「心驚肉跳」，而騰笑國際，認爲這是一個新義和團的「符咒」，倘使毛澤東真有「自知之明」的話，真「不同意」的話，難讓這種災禍泛濫，直到林彪死亡時，始稍「收斂」嗎？這是不可理解，不可饒恕的！

大搞「毛思想」大印「毛語錄」，固是「文革」的特殊的突出的標誌，但「文革」的奪權鬥爭，所應負的罪責，絕不止此而已。由于文鬥武鬥，該有多少人人頭落地，多少人碎屍飄流，製造了多少孤兒寡婦，血海深仇？浪費了多少人民血汗與物資，毛匪今日豈能以此輕輕帶過，一筆勾銷嗎？

毛匪文字的後段，尤爲惡毒，認爲大搞「毛思想」「毛語錄」，可能使他粉身碎骨，也可能把馬、列兩「祖師爺」弄得粉碎，這真是「罪該萬死」了。「事物總是向反面發展的」，毛匪當然可以看成今日是「擁毛」的同志，明日就是「反毛」的敵人了。試問，這樣一個邏輯，毛共還能有足以信賴的幹部嗎？

第三，關於「左派」「右派」的鬥爭問題。毛匪在原信上寫道：「以上寫的，頗有點近乎黑話……這些話，現在不能公開，左派現在都是這樣講的，公開了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全黨全國部份地（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再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運動，爾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話什麼時候公開，還說不定，因爲左派和

廣大羣衆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或許在我死後的一個時機，右派當權時，由他們去公開吧。右派就會利用我這些話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這樣做，他們就會倒舞！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是不會長久的。中國如果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會利用我的某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認真的大演習，有些地區（如北京市）革命派一朝復出，有些單位（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左派就越起勁。這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他們都將吸取有用的教訓」。

毛匪，在這一段話的內涵，是非常「辯證」的。人們很難確定他到底是處于左派也還是處于右派呢？這封信發于一九六六年七月，正是毛江夫婦煽動左派，熱火朝天奪權鬥爭的時候，但毛匪又覺得這些話近乎右派「黑話」，有「右派思想」容易爲「右派」所利用，因而担心這封信，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公開，甚至于死後才可公開。

然而，誰都知道，毛匪在鬥爭中，似乎總是「處于左派」的，他一直揄揚左派，激勵左派，他要求一切支持左派，在鬥爭中，有「寧左毋右」的指示，在黨內歷史上不少過左過火的鬥爭，劉少奇在「修養論」中有較鮮明的批判，已爲毛匪集團據此批深鬥臭了。從邏輯上說，毛匪應該屬於「左派」。但是此信毛匪自認爲具有右派的思想 and 言論，要求當時不可公開，公開了是「潑了左派的冷水」。時至今日，毛匪搖身一變而爲「右派」，因此，這封信，居然在他有生之年而公開，是爲了要打擊「左派」的。左派是誰？左派是林彪及其系下人物是也。

從這論點出發，那麼在「文革」中一切過左過火的鬥爭，其應負的罪責，自然就落在林彪一系人物的頭上。并且由于這封私信公開，徹底表示「他的朋友」（林彪）在「文革」期中許多的提法、做法，他是「不同意」的，他成爲被「逼上梁山」的宋江，現代共產黨捉鬼的鎮魂。

其實，毛匪是最怕「右派政變」「右派當權」！「三面紅旗過左政策失敗以後，毛匪不甘于寂寞，不甘于「推上祖宗牌位上去吃冷猪肉」。所以大搞「文革」，把失去的「權力」奪了回來。爲了權力的鬥爭，用盡一切陰謀詭

計，反復無定，這是一個獨裁者必然的邏輯。同時，獨裁者由于暴力統治，樹敵太多，還顧慮到死去以後的事。中外歷史也足以爲獨裁者一面警告的鏡子。在「文革」鬥爭初期，匪僞政權煤炭工業部部長張霖之被鬥時說：「毛澤東所以要發動『文革』奪權，他深怕死後鞭屍」，不啻一語道破。讀毛匪這段文字，隱約看到毛匪對「身後事」的關心了。

「文革」中大門「右派」，毛匪知道，這不可能斬盡殺絕，因而他對「身後」左右派之鬥，誰勝誰負問題并無信心，其心懷恐懼，實情見乎詞。

誰都知道「文革」初期，毛澤東是惟恐幹部和羣衆言行不左的，不左，不足以打亂黨政機構，就無法奪權；不左，不唱高調，就無法在思想理論上，爭取上風；不左，就無以鼓動風潮，鼓動羣衆。因此，過左過火的鬥爭，可說是當時毛匪的基本策略。林彪執行這一策略，與其說是錯誤的，毋寧說

布里茲涅夫會倒在糧荒的前面嗎

呂律

是正確的。今天如以過左過火的罪責，加以林彪及其一系人物身上，是沒有什麼說服力的。不過，毛匪一向是免死狗烹，過河拆橋，今天批鬥林彪的過左，也只是批鬥彭黃劉鄧過右的翻版。所以左右之鬥，不能有是非，有曲直，只是毛匪的辯證而已。在這種辯證之下，幹部成爲毛匪權力鬥爭的芻狗，人民則成爲「演習」的犧牲品了。

總之，這封私信公開，充分暴露了毛匪醜惡嘴臉和靈魂，也充分暴露了匪黨內部的權力鬥爭，基于辯證的邏輯，既無一定的是非，也絕難停息的。毛匪自認中共五十年間的歷史，已有十次大門爭，可以預料其十一次的大門爭也正在醞釀中，絕不致于等待到七八年後而爆發的，請拭目以待。

方曙脫稿于中壘十一月八日

壹 從馬祖洛夫的報告說起

蘇俄的糧荒最近甚囂塵上，尤其匪報大肆渲染，甚至於說，蘇俄境內已鬧得怨言載道，影響所及可能反射到政局方面。

布里茲涅夫主持克里姆林宮，已整整八年，在過去八年中，布里茲涅夫可稱一帆風順，譬如：

——一九六四年十月戲劇性的將黑魯曉夫推下台來，自己取而代之；

——一九六八年八月廿日夜間，揮軍侵入捷克，以「維護社會主義成果」爲名，而以武裝干涉爲實，粉碎了杜布西克的自由化運動；

——一九六九年六月，終於把黑魯曉夫費盡氣力未能搞成的第三次國際布里茲涅夫會倒在糧荒的前面嗎

共黨代表會議，予以實現，並且學樣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聲明」，發表一個所謂「基本文件」；

——一九七一年七月，在經濟互助委員會第廿五次大會上通過了「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不但使黑魯曉夫時代的「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基本原則」變相的被接受，而且更富有生命力；

——一九七二年五月，尼克森訪問蘇俄，實現了從甘迺迪到詹森迄未做到的美蘇最高階層會談，爲美蘇之間解決數十年從未解決的懸案、貿易關係正常化奠立下良好的基礎。

從上面這些看來，布里茲涅夫過去八年差不多一直是打勝仗，沒有打過敗仗，要說有的話，那麼就是今年天時不利，從農業戰線上敗了下來。